

人初觀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與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真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無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輒尊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輒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真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

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錄之以為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真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真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燭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為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為門戶而易入之也但請穎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為幸甚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卷 第八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為者已具前章前釋又云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及炁人伏犧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今碧虛取以為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

散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

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

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五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

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知道知謂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

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

夫靜者也天下之舉正夫一者也以靜為

本故無思也以下之舉正夫一者也以靜為

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歸戴咸共

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誦謠彰而有以為

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舊川

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

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

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

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又云誦謠彰而有以為也者孟子萬章章

向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

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誦謠者

不誦堯之子而誦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為說

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

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誦謠彰而有以為也

此證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之應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

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又曰

威儀相答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夫禮主于敬
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
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鐘鼓者樂之器
以導其和者也知樂中而後禮也故曰
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鼙曲奏進退顧揖
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
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
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善舉木以孔子字作莊
子字然也今改而正之又曰以禮為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
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為翼而
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其唯
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已詳
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
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
不須重錄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為證
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
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
失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

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

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

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

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不欲
數數則難

雖則不敬事神禮煩
則祭亂而難行也王曰首哉說乃言惟

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氏任不艱允惕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
初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

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

前也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

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

氣而生故為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

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

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而慮

行乎無路遊乎無息出手無門入手無房

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

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

能道之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

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駟行乎無

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為

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

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

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

其末屬其精神易音竭休也偃其知見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

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

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

陽之本為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

為雲墜而為雨散而為風擊而為雷震擊

而有光耀者為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

之為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

之又云處瓦甃而不溷者此莊子知北遊

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

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

謂之真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又云真君真宰者

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

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音駁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逸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

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頽回謂孔子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音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頽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閼

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

物資始者此易乾卦象辭云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

象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

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

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

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

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

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為清虛瓦甃為

辨而不以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以為寂然不動則真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為群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為萬物之宗得手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清

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未有大有實無思不服而為天下平正焉

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蒸哉言武王作邑於錫京箋云自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咸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必或者皇大也無若也此美武王今碧虛引此者言德化大而能居之者也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遠感四方萬國惟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

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

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纂云陰陽緣戾

鈔曰此文子上禮篇云陰陽緣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電為害萬物焦天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幅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

纂云故維音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錫京也三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

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漢綱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焉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新衛河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三年幽王寵褒姒申侯賂西夷犬戎殺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寵姒而申后故碧虛取以為說云所以致申侯之怨也故碧虛取以為說云

後也寵姒而申后故碧虛取以為說云

雜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以證谷無以盈持恐竭之義也

纂又云謙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以證解得一之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竭滅愛之災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

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遙遊云故夫智效一官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故碧虛取以為說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

以不貴哉此志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爲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

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絕

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

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

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爲體以動爲用

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

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爲一之

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

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

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

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

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爲性以動爲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

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

然則本元則爲聖本復則爲賢而爻之初

九顏氏得之顏氏得之者易下繫云君子

聖子曰顏氏之子其學幾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

此之謂也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

心者也未嘗庵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

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

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爲入道之

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

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

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

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

經而合道實者真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

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

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

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

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

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

上士達誠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

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

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

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

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

刑五刑之屬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

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也聖人以權道

制刑罰本求人而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

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

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

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

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

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

之及人謂爲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

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梯髮焉踰旬而一掃

則棄者多矣且且而櫛之則理者多矣故

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

士庶善用之則為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為禍也可不慎乎若能反復于虛靜之原超出于有無之境則強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曰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

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然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持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不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

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

藪澤處間曠吐故納新至為殆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蕪澤處間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為說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者受性濁厚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內

鈔曰此上文者並易擊之辭也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纂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教孔子之辭也已釋闕題中

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

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後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為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爾

質真若渝

纂云質真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是也

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者礪石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東教之人也

鈔曰東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胎召子欲往佛胎

大夫趙簡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子之邑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胎以

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磨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為能繫而不食此所

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

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

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

曰荆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

鑄也曾子固全真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

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

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

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也曰黍稷之器夏曰瑚

廟祭而之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至大至

貴之器也原其營為非一朝一夕之所成

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豈一朝一

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

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

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

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違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

首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

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

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

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畧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曰此上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向上公

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貴音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告子先我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故云先我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充

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志也氣所

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則塞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令
之行而愛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
願則願則之間無不動而恐失則志氣之
相助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為用仁義塞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仁義不備于官治然則心腹飢餓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卑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者以證解冲氣以為和之義也又取易

之謙卦卑以自牧者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其誠勸世人之誠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溼者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今此虛无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道化篇龍虎章云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

於中山藉蒔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冲和之妙氣虛无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闕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卑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聾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卑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尚書大禹謨云帝曰卑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期于無刑民

楊子中時乃功越裁早陶曰帝德周禮
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則實共于世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旋推輕功於民
其教不辜專失不經好生之推於民
孟月不犯於有司帝曰保予從欲以治
古風動惟乃之休以此知爲大理之機
未詳所據師曠誓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
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
之所以爲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
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
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爲實而名爲賓檢實從賓是爲
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
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揚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
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
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
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
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燠其
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
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

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欽則已施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無實名者

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
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
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
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

楊朱篇云需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
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
去名固不可實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
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

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
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
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
與身孰親之辨也
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
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
飾行非世廉潔而守節
抱木而死抱木而死
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土其
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
抱木而立括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昔之子推怒而去抱木
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繼母履姬
宜嘗而廢重耳故獻於獻公公信其言
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陶之推乃自
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
公封其從者還忘子推子推作龍吟之歌
寄于管門怒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
山亦云難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
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
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
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愛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憊憊久愛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亦作繪手足胼便平胼文音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所絳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敵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

鈔曰大壑者莊子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敵之義也
 大壑者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冲而不驕也抑又富貴滿金玉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

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豈以玉為楮葉者而為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已約身也後反也身能及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為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者天下正

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為說者以證解清靜為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泰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天地交而萬物道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言夫時之泰

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坤上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音儲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切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震上上

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聽不明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嗑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

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謂枷桎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履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比上九初當咎微之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掛藏而至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真所謂聽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耳聽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

為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今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

執爵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及走虞人逐而許

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

聞諸夫子曰以夫子為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離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願遊於栗

林而忘其真粟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今取此以為說者言為可欲所亂

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離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為

失照也

答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子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

周大美宣王也早既太甚則不可推然競

業業如寔如雷周餘黎氏靡有子遺也

競也業業也雷也周王受命時早災不可推而去之故說競業而為也雷定策之於上也言以周時之象民無有子然遺失而不復其早災也今碧

虛取此靡有子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子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已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答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答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飢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己之飢也大禹治天下洪水播種稼穡者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同道

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

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必奉順於天今人君若能如是者

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

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

牖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

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

今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

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也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

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深人所好來也

以上或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專行疏以脩身為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

也今碧虛取以為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鈔曰此魯語秦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煇

乎其有文章煇明也其立文又云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

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

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

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為能成天

下無為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

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

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

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

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以此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

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

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

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

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

損云為漸入虛妙故曰為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纂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

百姓心為心也固宜順而不違靜而不動

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

哉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

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

之走壙也故為淵駘音魚者輿音也為眾

駘音也為湯武駘音也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駘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

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

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為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為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 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相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為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卷三

量一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

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

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已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

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 子產名矯鄭之上

以告宣子 范文子之子也為執政上卿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

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

朝之傳也賓孟曰難其憚為人用乎人異

於是雖儀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富貴威言異於難使儀在已喻子

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

亡得喪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月滿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

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威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 即子房封萬戶列侯於良足矣其人謂 宣帝時疏廣字仲翁

兄弟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

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